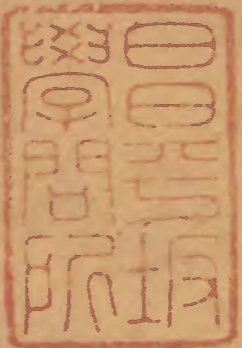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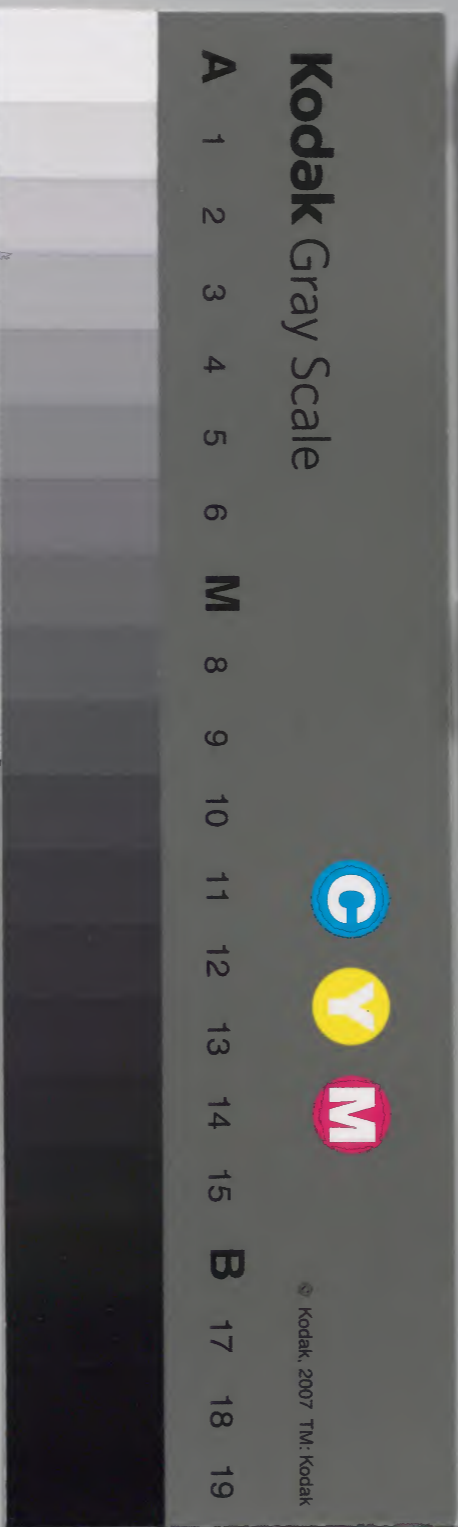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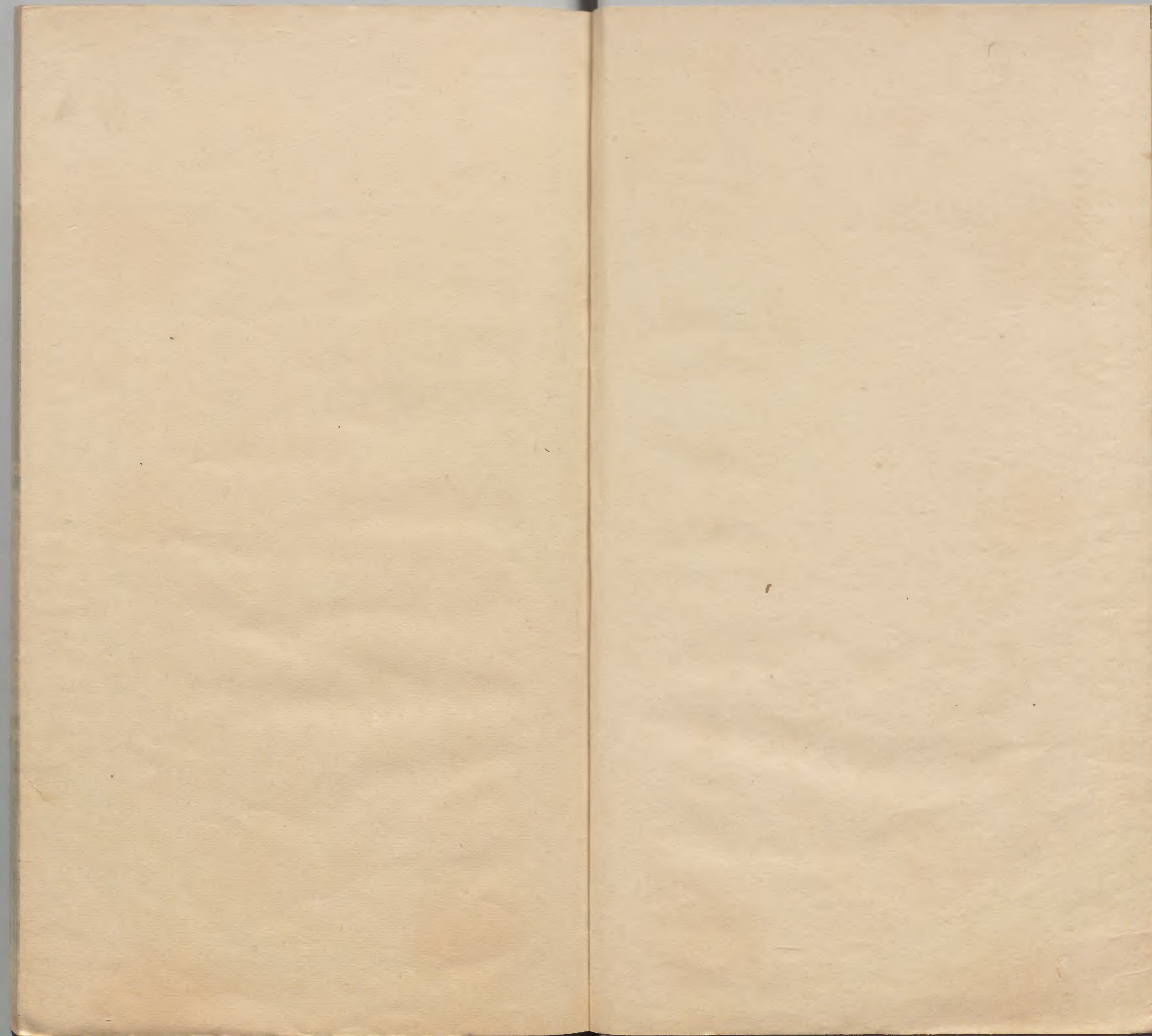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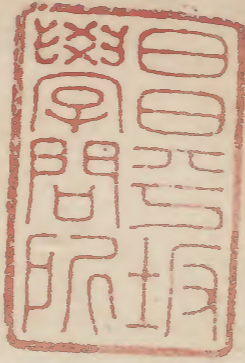
百六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60)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一

李部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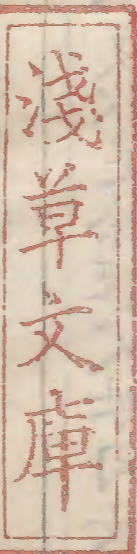
勤李

史記曰蘇秦洛陽人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讀書至性秦引  
錐刺股流血至踵

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景帝特為博士少耽李業下帷讀書弟子傳  
少相愛莫見其面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年不知北牡

又曰路溫舒字長君父使牧羊溫舒澤中蒲以為牒編用寫書

後漢書曰桓榮字春卿沛國龍元人也少與兄元卿俱在田掘拾而



榮開書讀之誦誦不息元鄉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特復施用于榮  
笑不應日夜不倦世祖聞召拜議郎使教授太子帝稱善曰得生幾  
晚後為太子少傅帝賜其車馬衣服榮得之陳於庭謂父兄曰此吾  
稽古之力也元鄉嘆曰我本農家子豈思孝之為利乎

又貞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不窺園圃

又曰何休公羊解詁章思不窺園者十有七年

又曰趙昱常就處士范綦母公受公羊傳至歷年潛思不窺園門親  
踈稀見其面

又曰張霸字伯饒成都人好孝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  
小未能也霸饒為之故字伯饒四遷侍中

謝承後漢書曰載對字平仲年十五詣太李師事東海申君卒送喪  
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聚妻封楚過拜親而宿而去

又高鳳字文通南陽蔡人家以農為業而勤孝專精讀誦妻嘗之  
田曝妻於庭令鳳護之恐雞以卒竿授時天暴雨而鳳持竿不覺讀  
書潦水大至流其妻矣

又曰袁閔傳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不移賊相約語不  
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

又曰曹褒博雅踈通尤好礼事朝廷常感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

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  
忘所之適。又曰承宮少孤年八歲為人牧承鄉人徐子盛者以春  
秋經授諸生數百承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執聽經遂請晉門下  
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弁其猶而晉听經主恠其不還求索  
得宮款答之門下生共禁之止因晉之為諸十薪之托苦數年勤學  
不倦。又曰崔琦字子瑋濟北相瓊之宗也引古今成敗以成梁翼  
又曰受乃作外戚箴又作鵠賦以為諷後除臨濟令不敢之賊解印  
而去翼令刺客求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刺客賢  
之實告琦因得脫走

又曰荀爽字茲明幼好學大尉杜喬見而稱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  
經籍慶吊不行徵命不應

司馬彪續漢書曰杜喬字叔蒙累租二千石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  
步擔耒師。又曰李固少有攸門才雅志好學三公子常躬步駟  
負書隨師魏志曰楊浚同郡王蒙少孤為人僕隸年十七見使牧羊  
而思讀書因獲捶楚浚王美其才即贖有家中暇娶立屋然後與別  
居官至散騎常侍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諸生耕帶經鋤其妻自擔餉餽之相敬如賓  
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一遍

蜀志曰譙周字元南，耽古篤孝，家貧未嘗榮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頗悅天文，而不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吳志曰魯肅公為人方嚴，寡於玩飾，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曰闕澤字德澤，山陰人，為人傭書，所寫誦之，亦過儒溥。江表傳曰張統，事父至孝，居貧躬耕稼，帶經而鋤，致旦以夜繼，日至於弱冠，無不窮覽。

晉書曰王肅，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永近孝堂，肅常有暇，十薪以雇書生抄書，後集以孝書，日夜不止，忘失羊，永其主咎之，肅甚有慙色，將鬻已償，於是郭子敬聞而嘉之，代肅還羊，永給其衣食，令肅與其

子同，肅育遂傳通經史，仕為漢官，為太傅。

又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勤孝不倦，家貧常不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千螢，火虫以照書。

晉中央書曰孫盛字自安，國為秘書監，好自幼及長，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晉陽秋。

又曰劉實長不滿七尺，精孝不倦，雖居官，或至於皓首，手不釋卷。

崔鴻春秋燕錄曰：穎川刺史張祐，字文祖，河武城人也。祐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羊，祐幼而好孝事母，以孝聞。每日必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以供母，以雇人，晝則折木葉，孝夜則誦所書者。

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悅好讀書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知窮  
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又曰鄭鮮之字道子榮陽開封人鮮下帷讀書交施之務

又曰上款字休恭琅琊人家貧好孝常三日絕糧執書不輟父母家  
人或謂之曰用窮如此何不耕農為求活乎歆答曰我當以典籍自  
耕耳武以其博孝有文才累遷中書侍郎揚州牧

後魏甄琛曰中山人也奉秀才入都累歲常以弈碁通夜不止手下  
蒼頭奴嘗令執燭或時慳則加杖之如此非一奴不勝痛楚乃曰郎  
君辭父仕官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人博奕是何是也琛惕然大

慙遂寫書研習經史間見日優仕至侍中

蕭子顯齊書曰頽歡字景怡吳郡監官人也年六十歲書甲子顯齊  
書曰頽歡字有蘭三篇歡推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馭田中雀歡作  
黃雀賦食稻过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季舍歡貧無以受  
業於舍壁後倚听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許論及長篤志好孝母老  
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然照又曰隱士沈麟士火燒書數千卷麟士  
年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故手抄寫火下細寫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南齊春秋曰江泌字汝清少貧晝日研復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堂  
北齊書曰杜弼字玄輔高祖令弼帶州驛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

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

又曰李鉉字寔昂家貧苦常春夏務農秋冬入學三冬不畜枕每至  
惟特假寢而已

後魏書曰李通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命名馬家寒以孤有大志好學  
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悅與漁陽高悅比平陽屋  
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文高才家富典籍扈逐於悅家  
手抄口讀不暇寢食

三國志與畧曰齊右僕射富平子魏收字伯起鉅鹿典陽人幼籍騎  
射於以武藝自達太學博士鄭伯猷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吾

乃折節讀書坐版牀積年版亦為之曰收嘗為廷竹賦以自斧多伯  
猶謂之曰鄉不值老夫猶當逐兒

後周書曰樊深博物惟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鍍鞞讀書至馬  
驚墜地損折股體然後不改後除國子博士梁史曰波約三十而遭家  
勤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勞以  
生疾常達滅油滅火而書之所讀夜驟誦之遂博道群籍善屬文濟  
陽蔡典宗聞其才而善之反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典  
宗聞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論師表宜善師之梁書曰常處旅第  
宗字孝友深設有器過年十二嘗遊京師值天子出遊南花邑里誼



諱幼爭歡受坐讀書不釋卷宗族莫不異之

沈峻字士高師事宗人沈麟士高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或瘞寢輒以杖自擊其為志如此

又曰江革字休暎考城人吏部郎謝朓常革弟特大雪革弊絮軍席而眺季不倦眺乃脫其所著衣并手割半龜与軍後見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記室人或薦之以為征北記室參軍與弟歡少長共居不忍离別若求同行參軍沈約任防同與革書曰此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成惣鄉昆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駱騾驛於千里

又曰刘峻字孝標平原人勤季去季五六里長行讀書不息地有坑坎每常倒蹶然後始悟

隋書曰皇甫績字子功三歲而為外祖帝孝寬所居養常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隋業焉以嚴訓愍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在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季問涉經史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年十六遇中山刘松為人作碑以示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刑子才後思道為文以示刘松刘松又不能自解思道乃喟然嘆曰季之有益豈徒然哉又曰刘炫字光伯少以聰敏見稱与刘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

又曰王邵好為經史道遺落世事用專思情性頗恍惚至對食閉目  
疑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之嗽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  
以清白依前閉目同而獲之厨人方乞答辱其尊固如此

唐書曰李璡昭宗朝為宰相璡在自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特人  
号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傳之闕疑近百餘卷經緯悉亡

世說曰管寧華歆常同籍讀書有乘軒冕選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出  
歡寧割席分坐日子非吾之友也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師問曰童子  
非原曰一則願其少孤二則羨其孝業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

童子苟有志我從相教不之求費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好時欵寤寤懸頭至屋梁以自課常閉戶号为  
閉戶先生

盧江十賢傳曰文黨字公仲欵之季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曰吾欵  
遠季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掛乃仰投之斧果上掛因之長安受  
經。七賢傳曰阮籍有奇才異質或閉戶讀書連月不出或遊行丘  
林經日不返

益都耆舊記曰朱倉字雲卿廣漢人畜錢八百文之蜀處士從張寧  
受春秋入米小豆十斛屑之為糧閉戶糧從寧於之欵得米二十石

不受

嵇康高士傳曰逢真王莽辟不至嘗為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城但閉戶讀書未嘗問政

呂氏春秋曰甯越中年之鄭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送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孝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少十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季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世要論曰有讀書倦而割其掌

墨子曰墨子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恠之

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相天子猶如此况無事

散齋此乎

邵子曰朱買臣孜孜奉修不知雨之流粟

漢武帝洞冥記曰董謁字仲元出隱無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  
還以竹擇寫之書竟紙掌中加以少末精勒紙之累爛世謂之董仲  
元玄掌錄

西京雜記云匡衡好學家貧無燭隣家甚富穿壁偷光照書

漢書曰倪寬千乘人受業孔安國貧無書傭作帶經而鋤在太學為  
弟子教養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二卷

學部六

博學 博物

博學

論語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禮記曰君子之學也博其孝也鄉

易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

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東觀漢記曰楊震字伯起受歐陽尚書於桓都明經博覽無不窮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謝承後漢書曰王允字伯仁好學博覽常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記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

又曰黃香知古今解群書無不涉獵帝以香先帝所異每有疑帝特持訪問又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常見書

又曰賈逵字景伯弱冠誦左氏語云問事不休賈長頭也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羸病手不釋卷歷觀古今無不皆綜

又曰張華博覽晉籍四海之內若指之掌世祖問華千石戶書地

而成

晉書曰何邵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欵令親萬機以邵為太子師邵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掌

三國典畧曰陳遺兼通直散騎常侍姚察稔於周沛因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

齊書曰賈希鏡宋孝武時青州人齊古冢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李士鮑徐昭爰蘇宝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果然由是見遇

崔慰祖傳曰周子恭酒約吏部郎謝姚常於吏部省中賓友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息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辭極精悉一座稱服之姚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自以博學多識讀書過陸澄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其年已倍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諸然見書卷未必多僕儉集孝士寧等咸自商畧澄待儉畢然後談所遺滿數百千條儉所未觀儉乃敬服飭人孝士隸事多者孝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使出諸人所不知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梁書曰常厥子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強記代當之士

### 成就質疑

隋書曰王邵初在齊時祖考徵魏收楊休之等嘗論古事有遺王討閱不能得呼邵問其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

唐書曰李守素尤為縉學妙諳人物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周魏以來諸貴勳等華戎閎閼靡不詳究特號為內譜常與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學館其夜七夕內出瓊饌有教賦詩因共談人物初言江左東南猶相酌對及言比臺諸姓次第如流且其歷葉皆有據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既而嘆曰內譜定可畏許敬宗因為世南曰

李愈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邪子曰居既言成淮的  
宜有以改之答曰鄉言畏也昔任彦非善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荀  
今自愈曹為人物志為可乎杜如晦咸以為佳

又曰將文幼年好孝德宗常幸凌煙閣見左壁頽剝上有殘缺文每  
行記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卒然無以對遂召文訪之對曰此聖  
歷年侍臣首贊也暗誦諷不失一字宰臣上奏德宗歎曰虞世南寫  
列女傳無以加也

國語曰晉文公使趙衰為鄉樂之辭云貞慎先斬有謀昏臣多聞皆  
可以為輔也。孟子曰皆知蠶其田而不知蠶心何謂蠶心博學多

聞是也。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經稱連環可解

袁子正書孝莫大於博行莫過於約聖人者天下之智也博以孝聚  
之無聽而辨之。抱子曰洪年一十六歲始孝孝經論語易但貪廣  
覽於天書曾披涉自正經史百家之言近將万卷

又曰周公上聖而曰讀万篇仲尼天縱而為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  
盈車仲舒命不窺園圃倪寬帶經而耘鋤路生截滿以書寫黃霸柱  
指以授業宰子夙夜以借功故能究覽玄妙旁測微奧之言

典論曰孔融陳林王粲徐幹阮禹劉禎七子者於學無遺於文無解  
文士傳曰張華旁覽古今常從居有書三十乘

金樓子曰丘遲出為永嘉郡郡公祖道於東亭教子沈隱俱至丘去  
少來搜集書史頗得遺書無復首尾或失名凡有百餘卷皆不得可  
知今併款焚之二客乃謂主人云可皆取出共看之傳金紫末二客  
以向諸書示之傳及斧摘剗判皆其流出所得三分有竇容成悅伏  
國朝傳記曰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  
此行祕書。又曰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  
無是五善

博物

家語曰產於民惠主於孝為博物吾以凡事之也出孔子家語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視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勞問君之疾病卜曰寔沈寔駘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  
干戈以相討後帝不滅滅近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  
日生近寔沈于大夏主參唐人見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虞諸參  
而蕃育其子孫及生育文在其乎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  
大叔焉故三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三神也昔今氏天有商子曰  
昧為玄冥師生元格一駱能業其宣汾洮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



封諸汾川妙葦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駱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

則臺駱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疠疫之災於

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特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

以出入飲食哀榮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

特朝以聽政昼以訪問夕以修今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弗使壅

閉或者有所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百昏亂百度今為無及一之

同四時也得生疾矣僑又聞內官不及同姓內宮御嬪生其不殖殖神也美先

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尽尽則生疾之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賈妄不

知其姓則卜之遠此二者之甚也一四同姓二者特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

司也辨別也今居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

弗可為者也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擬異姓云同姓故言省叔向曰

善哉未之間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又昭七年傳曰子產瘦於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

疾於今三月矣並走邸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牲祈禱有加而無瘳今焚黃熊入

於寢門其厲何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克殛

絲於禹山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其鬼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效三代

祀之絲禹父夏家郊祭之虛殷周二又通在群神之數并鬼見也晉為明主其成者未之祀乎

言問衣晉為明主得在天子祀群神韓子祀夏郊祀晉侯有問也賜子產筮之二方

鼎方鼎皆所貴

。漢書曰張世安字子孺結事尚書上幸河南亡書三篋語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得來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尚書令。晉張華傳曰人有得烏毛三丈長以示華見搯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六机嘗餉華鮓於賓客滿座華斧器便曰此鮓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若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机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不得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閑甚密其中忽有雉雉華曰此必蛇化為雉開視雉側果有蛇坑焉。吳郡臨平岸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曰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

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通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首也唯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也紫氣後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象緯要之宿因登樓仰觀煥曰宝剑之氣在耳在豫章豐城因以煥為豐城令使求之煥到縣搥獄屋基得双劍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北山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與玉華番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去華陰上一斤到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又魏時殿前鍾忽大明震駭者華云此蜀山毀故鍾鳴尋蜀郡山果然也。又武帝常問摯虞三百曲水之義虞對曰漢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恠乃招壻之水濱洗

被遂因水以從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議便非好事末哲進曰虞  
小生不如以知臣請宮之昔周公城洛邑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  
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河曲見金人捧水心之劍曰今君制  
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哲  
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得竹簡板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  
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曰此漢明帝頭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時人服其博識

又曰桓溫代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圖於魚腹下砂上壘石八行相  
去又溫見之謂此帝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又曰晉日昃嘗在帝座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  
帝進遣問膳夫乃實用故事脚本世伏其明識

宋書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塚七  
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薪威斗三分王莽亡  
皆賜之一在塚上時三台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  
又啓一墓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蕭子齊書曰東海王掇亦史李博聞尚書左承竟陵子良校士李試  
唯掇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莫能解掇云是榮光世祖  
大悅。梁書裴子野傳曰時四比遠邊有白題及骨國遣使由岷山

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寘莫知所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人服虔曰注白題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虔識又曰樂諳為御史中丞中特長沙宣武王奔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給款推主者諳曰昔晉武庫火張華積油万石必燃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特稱其博物弘恕

三國典畧曰齊徐之才見有人以五色班蘭骨為刀把者之才曰此人瘡也問所得處云於塚見髑髏骨長數寸識削視有理故用之又曰周平蜀還得樂器者皆莫知識太常少卿解斯徵直陵見之曰此淳于也弗信之徵遂依于室周禮注以芒苜將之其聲極震衆乃

歎服徵取以合樂焉

隋書曰崔熙大業四平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蓋田令王曇於蓋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憤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熙答曰謹案漢文已前未有冠帽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維岳神自見臣等敢稱爰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緡二百

國語曰海鳥爰居於魯門之外三百城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滅孫之為政越迂也言其迂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

潤不知所要也

故慎制祀以為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天災則祀  
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旅也不在祀典今鳥海至已不知而祀之  
以為國典唯以為人且智矣夫人者謹功而智者處物而祀之非仁  
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之而避  
其災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所避文仲聞擲下季之言使書以  
為三策策簡書也三策三卿之一通也司馬司徒司空

又曰桓子穿井獲玉如岳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獲狗  
何也獲羊言苟者以孔子博物則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

烟炳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又曰吳伐越躡會稽獲骨一節專車其長擅車吳子使來好嫂問之仲尼

曰丘聞之禹致臣僚於會稽山中防風氏後殺而戮之防風汪芒氏居之名遠命而後

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國專車焉此為大矣

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

紀綱天下謂名山川龍封國立社稷而山川之祀社稷之守為公侯為諸侯今守之是公侯山

川之祀也為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居汪芒

長習即永安縣也守封嶠山者也嶠山在今六為七姓七汪芒在虞夏商為汪芒

於周為長翟周世其國北今為大人今孔子客曰人長之極杌何仲尼

曰焦僖氏三尺短之至也

焦僖南史之別名也

長者不過十三數之極也

十三大則防

又曰仲尼在陳有淮集于陳侯庭而死者矢曹之石弩其長尺有

尺隼

執鳥之号也枯木名弩鏃也石為之八寸曰尺若矢曹之墜而死也

陳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館

問之

惠公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肅慎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也貢使無忘也

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昭其令德之致遠

物也故銘括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侯

八寸也人姬武

職貢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侯故府其

可得也

故府曰府

使求得之金積如之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人取之王

恠之徧問群臣莫能識使之問於孔子曰曰此萍實也唯霸者為

能獲之使者返王食之喜久之使來告魯大夫因子游問曰何以知

之曰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

討而食之緝如麥此是武王之應也

益都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

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

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皇王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見

郭瑛注山海經曰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群臣莫能知列子正對曰昔二員之臣日免与二員殺冥窳帝乃括之於踈屬之山握其右足反縛兩手擊之山上磐石之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

國朝傳曰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吏叩其一日是晉某歲所造

又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行冲云此阮咸所造

其樂部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三

學部七

教學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效

又奉記曰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為逆周禮五百家為黨

二千五百家為逆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懷習執師七

年視論孝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友謂之大成

又曰孝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

能自強也

又曰君子知至孝之唯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也也然後能  
為師也也然後能為師長能為師長然後能為君

又曰大孝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行謂  
遜相觀而美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與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  
勝時過然後孝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孝而  
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譽廢也其孝此六者教之所由  
廢也

又曰孝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孝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  
則易失或則止此四者之不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又曰君子之教諭也道而弗爭強而弗拂聞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孝  
強而弗抑則易聞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也

又曰教也者長善而救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  
其志而其言也約而達微而罕譬而喻可謂善繼志也

大孝始教皮弁祭象是敬道也宵音雅四三官其始也入孝鼓篋遜  
其業親擯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孝游其時親而不語存其心  
也幼者聽而不聞孝不獮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尚書說命下曰惟孝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敬半念終始典於孝厥德修罔覓礼師氏以德三教罔子一曰以



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以知道惡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霸貴成童不就師

父之罪也

霸貴謂文午剪髮為  
飾成童八歲以上者

就師問而方心不通師之罪也

漢書曰景帝謂文翁為蜀郡侯修起學宮吏民大化蜀地至於京師  
者比齊魯焉至武帝乃令天下皆學按自文翁為之始

又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授教者遠至

又曰韋賢字玄成明經至丞相鄒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

經。東觀漢記曰永平九年詔為四姓小侯置學

又曰樊淮見當世學者少俱先王道術陵遲乃上疏曰光武受命中

興之初群雄擾於冀州旌旗亂于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

明皇帝先重意於經學即位刑定帝疑稽合圖識封師太常桓榮為

閔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

然。是時學者尤盛冠帶縉紳遊壁觀雍化者以億計

後漢書曰樊儵字長魚刑定公羊嚴氏春秋世號樊侯教學門徒三

千餘人

又曰延篤字叔堅南陽人能著文章有名京師後以病免歸家居教

授不倦

又曰任安字定祖魯南陽人能著文章有名京師後以病免歸家居教

又曰張典字居顯拜太子少傅明經術聲譽著聞授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

又曰樊字季齊善風角占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于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

又曰鄭玄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人

又曰孫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大澤中賣之以供奉養遠方人從遊學者皆執經追于澤畔

又曰歐陽歛為司徒坐在汝陽賦下獄中濟陰曹重字伯從歛受尚門徒三千

又曰丁恭字子然孝又精明迂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

又曰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陳靜樂道弟子千餘人

又曰劉昆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人每春秋鄉射常備劉典儀少素本瓢之為俎豆桑菘蒿矢以射光首

又曰馬融常在高堂施絳帳授生徒列女樂子相次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晉中央書曰范寧字武子解褐為餘令典奉校養生徒獎以至德行

之士莫不來崇宗自中興以來崇孝敦教未有如寧者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錄曰涼州胡辨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謀授弟子千有餘人閔中後進多赴之姚興勅開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身勵已往來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孝者咸勸儒盛矣。國語曰晉文公孝讀書務於日季三日旦季已直臣曰吾不能也咫尺間則多矣對曰然而多間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能者之猶愈於不孝也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孝小孝使公卿之子弟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孝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十五入大孝見大

節焉踐大義延入小孝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孝知居臣之義上下之位

墨子曰墨子勸弟子孝曰汝若孝吾當任汝弟子期年未墨子曰曰汝獨不知魯人乎昆弟五人父死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弟四子曰尔若送葬吾當為汝沽酒葬訖就弟求酒四弟曰子葬子父豈獨吾父乎吾恐人笑子故欺子以酒耳今子不孝人自笑子故勸子也孫卿子曰達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往焉游焉肅焉滅焉嚴此六者得其孝則邪僻之道塞矣

鄒子曰傳孝者所以求其君子也求而不得鮮矣有不求而得之者

也夫觀書者譬猶祭太山而知丘陵之裒壘也浮滄海而江河之不廣也見日月而知災星之照微也仰聖人而知吳說之少觀也

尸子曰孝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聖也今而不則腐蠹使賢者教之為世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

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孝則無以為智不勤教則無以為仁

郭林宗別傳曰泰以有道居子徵同色宋子俊勸使往泰遂辭以疾闔門教授

鍾會母傳曰夫人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勸見規訓年十四歲受教經

十五入大孝謂會曰孝猥則倦怠吾懼汝之倦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孝矣

王粲儒史謂曰古者八歲入小孝七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孝七居臣王之事記然則文法典藝其存于此矣

虞溥禹孝曰文孝諸生皆冠帶之流年感志美而涉孝庭講修典訓此成大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未孝者不好也至及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間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教月業群忽然不孝大化之陶已至道神也夫孝者不患不及而患至不立也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四

學部八

幼學

悅學

好學

廢學

幼學

禮記學記曰幼者聽而不學不躡也

又曰禮記曰十年曰幼學

論語為政曰子曰吾十有五而至於學三十而立

季成能有  
所立

漢書曰東方朔十三季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季擊劍十六季詩書

誦二十二萬言九季孫吳教以誦二十萬書言特莫之比

司馬彪續漢書曰荀悅十二能讀春秋貧無書每至宋書曰王儉幼  
篤孝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吾不患皆兒無名正恐名大  
盛耳手乃書崔子坐右銘以貽之用揚尹門繁聞其名及見之曰宰  
相之門括括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南史曰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幼聰敏志操年九歲從伯闡侯  
太常陸倕問五經十荔對無遺失禮倕甚異太字衡陽王辟為主簿  
又年小不就

後魏書曰祖瑩字元環范陽人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博學  
生好孝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炭中藏  
火驅逐家童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窗戶恐漏其光明為  
人所覓內外親于聖小心

梁書曰陽王大鈞性厚重不忘戲弄年七歲武帝讀書對曰學詩因  
令誦誦即誦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

三國典畧曰梁孝元字世成初年五歲梁武問讀何書對曰能誦曲  
禮梁武曰言之孝元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及長精神爽焉

殷吳通論曰殷禮字往嗣幼時鄉里異之七歲就官孝書在師未嘗  
戲弄誦誦恒不為聲潛識而師殺雞詩禮父曰頽賀此子能典居門  
行在舟車手不釋卷往返曲何遂不知隄漬狹及行旅喧闐未嘗視

之時人語曰竒才能記殷姓嗣後與張溫使蜀至荊州虎牙曹水衆人失色姓嗣見之無異者葛亮見人嘆曰東吳孤蘆乃中有此竒偉

### 晚學

國語晉文曰問元帥於趙襄對曰穀却可行年五十矣守卒孫博失先生之法德義之府也志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其使却穀公從之

說苑曰晉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少年如日出之光二十四如季如日中之光老而季如炳燭之明執與夜行乎公曰善哉

後漢書曰獻帝記曰孔子難季之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之營求資糧不得專業結童入季白首空歸長畏農野絕榮望朕甚慈焉其衣糾罷者聽太子舍之

劉文獻帝絕日特長中註曰頭皓不充精衣寒裳還

文鄉主愍念用補即合是希衣

齊書曰張充字延符少好遊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過舡至便於紿脫鞵拜於水次夫緒曰一身兩從無乃勞乎充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已請至來年緒曰過而能改顏氏日子焉明年便改多所該通

唐書曰姚玄崇玄宗獵于渭濱上曰卿溥知獵乎元宗曰臣少居廣

城澤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年四十方遇張璟歲謂臣當以文學備  
位將相無為自弁尔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于馳射老而猶  
能於是乎薦于太遲速稱旨太悅曰久不見卿思有領問卿可於宰  
相行上日可兵部尚書平章事

桓子新論曰高君孟頫知律令自常伏寫書署郎哀其老欲代不旨  
去我穷自寫乃當十遍讀

魏應璩答韓文憲書曰昔公孫弘皓首入李顏涿豎五十始涉師門  
朝聞道夕殞聖人所貴足下之年甫在不得如以李藝何悅之有若  
能上迨南榮忘食之樂下踵寧子黑夜之勤穷文尽义無微不綜視

富貴之榮金紫之爵是憂侯拾芥之能謂也

### 好學

論語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又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  
好學者也

又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為之文也

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又曰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孔子曰二



三子知嗜孝我則是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新序曰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孝而受規諫人也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七故其流多也好孝受規諫宜見立乎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之術伯兄常耕後平孝

東觀漢記曰馮豹字仲文好儒孝以時傳教授鄉里為之語道德實

鴻仲文

又曰和素鄧后七歲論語曰志書傳母常非之曰當習女工今不是務寧當博孝士博劬后重虛母意晝則縫紉夜則買脂燭讀經傳族

外內皆號曰諸生

范曄後漢書曰奕幼好孝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奕遂耽思經書慶吊不行徵命不應

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好孝專精每一思至中食失行墜坑坑失冠履其父常言穆大專幾不知馬之幾足

後漢書曰張霸就樊脩受嚴氏公羊春秋遂覽五經諸生孫琳劉固等慕之各市宅其傍少就孝焉

魏書曰吉茂字叔暢書不耻惡食而耻一物之不知建安初典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精思數歲

北齊書曰劉逖字子長少時聰敏在遊晏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  
所未見者則終日誦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如此也

文士傳曰季康字蕭遠篤志好學善屬文詞藻清美常燃柴草火以  
讀書

南史曰梁劉俊字孝標平原人也永明中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傳  
季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渚河崔尉祖謂之書淫

北史曰隋劉臻為儀同性悅耽經史日羣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  
有劉訥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季士情成實今諸生就定說之人人不  
同乃為伏幾方難未定機發從上上填之其坑在陽西南三里今為

閔儒鄉也

又秦始皇令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敢偈詩書者  
棄市以古今族也

漢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前漢書曰絳侯不好文季每召諸生東向坐而貴之不以賓主相接  
東觀漢記曰班召字仲升家貧為官傭寫書報書歎曰大夫當要傳  
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少取封侯安能以事筆硯乎

三國典畧曰奔許博無季術與邢邵魏收等同立諸人談說經史博  
隱几而恆沉為勝流所輕

梁書曰柳津字元奉性強直之風華成勸之聚書津曰吾常令道章  
驅鬼安用此鬼名助

隋書曰宇文慶沉深有器尚少以聰敏見周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  
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特  
文州夷相聚為亂慶應莫從從征賊保據巖谷徑路懸絕慶束馬而  
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

唐書曰馬遂少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嘆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  
立功于代以濟四海安能破斲為一儒也

西京雜記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常素瓢而嘆曰丈夫好甚多蜜  
餽住南納東臻當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  
訥謂還家乃據安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近門臻驚曰汝亦來  
邪其子答曰是大人家於是頓躬久之乃悟化從者大無竟吾慈造

劉訥耳

杜預自叙曰少而學在官則勤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

玄晏春秋曰余家素貧窘晝則務作於勞夜則身疲寢夕及二時之  
務書卷日生塵秋不解緘唯季冬裁得一句季或無夜寢或戲独占  
成對食忘飡咸不覺日夕是以遊出之事吉凶略記富陽男數以全  
道之生誨於方之好色號予為書帙

廢學

毛詩緇衣曰予祈刺季校廢也亂則季校不修焉青子衿悠哉我心從子不從子寧不嗣音

尚書曰不孝稽首泣事惟煩

論語曰德之不修孝之不講是吾憂也

左傳曰孝者植也不孝將落也

史記曰周道既廢焚燒諸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板圖籍散亂也

又曰始皇諸生道拜為郎七百人密種瓜於驪山山溫當功記曰何

能坐於散儒卒斬匈奴使者還報拜中郎將後復斬樓蘭王首封義

陽侯

金樓子曰曹子文少善射御力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慨慨魏武帝抑之日汝不念讀書而好乘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謂書左右曰大夫一為衛霍將方馳騎涉駘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助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一十五

學部九

講說

廣雅曰講讀也

說文曰講和解也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論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日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

脫拾地芥奉經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特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奉大義  
其子弟多成就為博士

又曰董仲舒治春秋孝經特為博士惟講後誦弟子以次授業或莫  
見其面

又曰班伯為仲常侍成帝方舉孝鄭寬中與張禹朝夕說尚書日語  
論於金華殿中詔伯授焉

又曰玄帝特少府五陸充宗貴幸為梁丘易克乘貴辨口諸儒莫能  
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為朱雲者召入攝升堂抗首而說音動左右  
即論難言連柱五塵君諸儒為人語曰五塵岳朱室折其角是為博

### 士遷杜陵令

又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儒生惠杜聞朱室折五塵充宗之解角乃嘆  
息曰爾乘積又能爾助吾終耻溺死溝中遂畏糧後雲曰與言壯不  
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語人曰吾不能及劇談此中多有人

東觀漢記曰朱祐字仲先武長安時過朱祐嘗番下須講竟及乃  
談語及車駕幸祐家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又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又曰桓榮為博士顯宗即位乘輿幸太常令榮坐東面設几扶會百  
官數百人天子親執業

又曰桓榮拜父郎入侍太子年朝會輟令榮於公卿前教奏經書帝  
稱書

又曰顯宗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後今桓郁說一篇能傳  
學郁曰我為孔子臣子皆未能傳竟孤兄子一人李方子幾能傳李  
郁曰我為孔子鄉為夏起我者商也又問郁曰白日努力教子之有  
起者即白之

又曰楊震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明善說京兆  
說金鏗揚子行論難備備祁聖元

又周奉字宣光姿兒短而博奉洽開為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

橫周宣光也

又曰井丹字大春通五經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紛論井之大春

又陳寔字居期明韓特語曰閔東說詩陳居期

又曰魯平字叔陵無通五經閔東說曰五經復典魯叔陵也

又曰賈逵字景伯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少大小夏侯尚書教授諸  
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漢書曰云鄭玄西入閔因丞郡靈植事扶風馬融門徒四百余人  
升堂者五十余人融素喬貴玄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  
授于玄曰日夜習讀未嘗倦怠會融諸生考論圖為閔玄善算乃召

見於樓下玄因質疑義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求  
矣又令植于馬融受學列女樂在于前植侍講積年未曾轉躬馬融  
是以敬之

又曰大將軍袁紹總兵魯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  
升上坐玄身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見玄  
儒者未以通人許之就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作方辨封對或山問表  
皆得所未聞莫不差服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大好學寃極聖旨後還歸立精舍遠方  
門徒奉者常數百人追隨上堂問難百余人

又曰戴馮字次中徵拜郎公卿大會群臣就席馮獨立世祖問之曰  
博士說經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正旦朝賀帝令群臣  
說經義有不通輟奪其席以義通者馮重五十席京師謗曰解經不  
窮戴侍中

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少好尚書十六能論難永平中引見說文侯  
一篇賜衣被常章會諸儒曰白虎觀上善鴻難說号之曰殿中無双  
丁孝公

魏書曰大帝初在東分痛大起特人凋傷帝大感嘆與素所敬者大  
里正郎書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不朽



其失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是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其壽故論撰所  
著典論詩賦蓋百余篇習諸儒于肅成門下講論大義侃七不倦  
晉書曰鄭元為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公卿講  
尚書冲執經親授

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五經通輟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  
又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浹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丹陽尹何尚之  
立玄孝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位史奉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孝凡四孝  
並是之

梁書曰中宗於敬賢殿講老子僕射王褒執經百僚皆預講度中宗

談辨折問以朝譚在坐者顧解頤

又曰沈峻字士嵩武康人也通五經尤長詩吏部郎中陸倕與僕射  
徐免書薦峻曰凡聖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然則周官一書實為  
群經源此孝不傳多尚所年惟助教沈峻待得精書此曰開經講群  
儒列函沈熊之徒皆執經十座北面業莫不歎服人無問言也講詔  
晏曰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于清暑殿講詔晏容執經容教美風  
采明帝恒以方槐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盡叔夜以賜之為尚書之外  
兵郎嘗與表叔罷朝會言玄理時論以為臺絕

又曰戴玉范陽涿人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尉校兼國

子博士遍講五經特比來人儒孝者有崔灵思孫詳薛蔣昱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倫清雅不類此人僕射徐勉無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為尋陽太守武陵王史卒官

又曰賀琛字固室幼孤伯陽父瑒授其經業一間便通又瑒異之常曰此特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詣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礼年二十余瑒之門徒門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余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矣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集礼寃微精占述先儒吐言辨潔坐之聽受終日不疲

後周書曰梁晉熙郡王肅大園當元帝時少世多忌恐謗慝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过两三人不忘遊狎相以講詩書易為事梁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園辭約指明應答無滯梁元甚嘆美之因曰昔何問好孝既有之臨淄好文尔亦無之然東為善弥高前載吾重之愛之尔當效焉

北史曰後魏元善迁因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教陳義礼無之以諫上大喜曰問江陽之說便起朕心賚絹一百疋衣一籠

又曰灵景裕博通經典齊於弟開講招延特德令景裕解听注易裕

禮義精微吐衅閑邪特有問難或相詆詞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  
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羨之  
後周書曰呂鬼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絕雜交游年十四受孝  
於徐遵名張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散

隋書曰後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侍講二人  
執讀一人摘句二人錄義六人奉經二人講之且皇帝服通天冠玄  
妙袍乘象輅還宮講畢堂上講訖還使殿改絳紗袍乘象輅還宮講  
畢一太牢釋奠孔父配以顏回劉軒懸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畢皇帝  
服通天冠絳紗袍升作即坐宴還宮皇太子每通一經亦釋奠

又曰馬光為太子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園子李王公以下畢集  
光升座講禮祭殷章句已而誰孝生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李  
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私贍論者則淺深咸共推服上嘉  
而勞焉

又曰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籍俯仰可觀音韻清明听  
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祭  
題諸畢集善殺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善妥然之又及就講肆妥  
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

唐書曰太宗幸園子李視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右庶子趙弘智

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供稱大孝而今獨為曾說不為閔說何耶  
曰魯孝特優門人不能建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昔曾哲使參  
鋤瓜而誤斯其本哲怒授大杖以擊其背稱手扑地絕而後蘇孔子  
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肉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  
嘗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董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欲于父委身以待  
暴怒陷父于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閔子也穎達不能  
對太宗又謂曰臣曰諸儒各生意異皆非聖人論之孝本旨也夫孝  
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于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显親此之謂  
孝其在經典而論者多尚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為孝勞而非法何謂

### 孝之道邪

語林曰劉真長與桓公宣威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人心處便覽  
起出玄門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至八九  
三國典畧曰東魏崔暹子達年十三進令儒者教其說周易兩字  
集朝貴名劉達舉升高座開講趙邵隆仲讓陽屈服之暹大悅擢仲  
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解義兩行得中郎

